



1924: THE YEAR THAT
MADE HITLER

1924

改变希特勒命运的一年

[美]彼得·罗斯·兰奇 (Peter Ross Range) —— 著

杨献军 ——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24

改变希特勒命运的一年

1924: THE YEAR THAT MADE HITLER

[美] 彼得·罗斯·兰奇 (Peter Ross Range) —— 著
杨献军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924: 改变希特勒命运的一年 / (美) 彼得·罗斯·兰奇著; 杨献军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8.10
ISBN 978-7-5057-4426-4

I. ①1… II. ①彼… ②杨… III. ①希特勒 (Hitler, Adolf 1889-1945) - 生平事迹 IV. ①K835.16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1883 号

1924: The Year That Made Hitler
Copyright©Peter Ross Rang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1924: 改变希特勒命运的一年
作者	[美] 彼得·罗斯·兰奇
译者	杨献军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 毫米 16 开 20 印张 24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426-4
定价	7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德国人已从希特勒手中解放出来，但他们永远摆脱不了他。

——埃伯哈德·杰克尔（Eberhard Jäckel），

历史学家，1979

希特勒是如何执掌大权的？这依然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

历史学家，2000

奥斯维辛是德国的伤口，永不愈合。

——加博尔·施泰因加特（Gabor Steingart），

记者和出版商，2015

前言

神秘莫测的升迁

暴动的失败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运。¹

——阿道夫·希特勒

1923年11月8日晚，伴随着即将降雪的天气，阿道夫·希特勒——一个以善于雄辩而著称的政客，走进了位于慕尼黑东南侧一间拥挤的啤酒馆。希特勒由三个保镖保护着，其中两个全副武装，他自己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他双目圆睁，看上去像一个醉酒的狂热分子。”当时还不怎么引人注目、身高5英尺9英寸（约175cm）的希特勒试图打断巴伐利亚州政府领导人的演讲。²但他无法让别人听清楚自己说什么。于是他便跳上一把椅子，举起手臂朝高高的方格天花板开了一枪。“安静！”他大喊道。有位目击者回忆说，3000多听众瞬间变得一片“死寂”。希特勒站在椅子上宣布了令人震惊的事变：

“民族革命已经开始了！啤酒馆已经被600名全副武装的人包围了！没有人能够离开这里。”

希特勒身后，在队长赫尔曼·戈林的指挥下，一排头戴钢盔的人把一挺重机枪拖进了啤酒馆大厅的入口处。

自此，阿道夫·希特勒发动的臭名昭著的啤酒馆暴动开始了。这场在德国被称作“暴动”的未遂政变仅在 17 个小时内就被粉碎。结果是：希特勒的 15 个手下和 4 名警察，另外还有 1 名旁观者被击毙。两天后，希特勒被捕入狱，他被关进了慕尼黑以西 38 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1]。从 1923 年 11 月 11 日到 1924 年 12 月 20 日，他总共被关押了 13 个月。

这场失败的暴动原本旨在推翻巴伐利亚州政府和德国政府。这次暴动对于刚刚崭露头角的纳粹^[2]领导人和他的小规模激进运动来说，是一次备受瞩目的失败行动。希特勒被关押在监狱的那段时间——几乎是 1924 年一整年——是他为在时机未成熟便急于夺取权力所付出的代价。他不仅把政治家所能策划参与的最大一次冒险活动搞砸了，而且颜面尽失，有些人斥责他是将追随者引向灾难和死亡的极端主义小丑。

然而，当希特勒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时，他已经将自己的屈辱和不幸转化为迈向成功的跳板。未遂的政变经过一番美化，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他毫不掩饰地要成为德国独裁者的计划来说，反而都是最为有利的事情。如果希特勒 1924 年没有在兰茨贝格监狱被关押一整年的话，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名脱胎换骨、重振雄风的政治家，也不会最终掌控德国，并把世界拖入战争，犯下大屠杀的罪行。希特勒的低谷期——1923 年底至 1924 年底——按理说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但事实上这段时期却是希特勒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他从一个鲁莽的革命者转变成一位很有耐心的政治人物，对于掌握政权有着长期打算。

[1] 又译蓝兹堡监狱。——译者注

[2] “纳粹”（NAZI）是德语中“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zialistisch）的缩写。纳粹这个绰号直到数年后才开始使用，而且使用者主要是外国人，或者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敌人。“纳粹”一词在本书中到处使用，一是因其使用方便，二是因为读者熟悉这一说法。——译者注

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希特勒是如何有效地利用了那次失败经历呢？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希特勒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他厚颜无耻地将那次持续一个月、广受关注的叛国罪审判法庭变成了临时政治演讲场所，把自己从一个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煽动者，包装成一个全民皆知的政治人物。对叛国罪的起诉本来可以使希特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远离政坛，从而使他领导的纳粹运动以及个人魅力销声匿迹。但事实上，这场审判不仅成为司法学家眼中令德国司法系统感到尴尬的一件事情，还被历史学家视为希特勒攀上权力巅峰的重要转机。

在兰茨贝格监狱最初的黑暗时段过去之后，希特勒把远离政治争端数月的时间用来学习、自我反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政治观点。在监狱里他有40名囚犯听众，他们都是参与那场失败暴动的犯罪党徒。他经常长篇大论地向他们宣讲自己所写所想的一些内容。但是他需要与世界对话，他迫不及待地要著书立说，要为他的追随者们写出他的政治哲学，要将他的信念和日益明确的信条永远变成印出来的文字。在漫长的日子里，他经常熬到深夜，不停地敲击一台小型便携式打字机，敲出了后来成为纳粹“圣经”的、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政治宣言：《我的奋斗》。这本书在希特勒出狱后出版发行，很快成为希特勒自己领导的运动中备受尊崇的思想文化资本。希特勒自称他入狱的那段时间是“国家出钱让我接受大学教育”。³

他那一年所受的“大学教育”不仅改变了他的战略眼光，也改变了他本人。希特勒曾一度自我怀疑、失意沮丧（在暴动期间及事后，自杀和死亡这些念头总是反复出现）。但是希特勒却在监狱服刑期间转变成了一个过度自信的人，抱着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仰，确信自己可以拯救陷入种种不幸境遇的德国。他将1923年11月9日那次自我毁灭性的进军行动重新塑造成为英雄壮举。希特勒从日常政治活动中全身而退，狡猾地让纳粹党内

部内讧、厮杀。这样他便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使纳粹党起死回生，按着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纳粹党，将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出狱后的希特勒精神抖擞，以救世主自居，准备向高官要职一步步地迈进。希特勒暴动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后来成为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曾直白地说：“先有1923年11月9日，然后才有1933年1月30日。”——那一天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⁴

在对阿道夫·希特勒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中，重点一直是1933年至1945年第三帝国令人痛苦的12年。这可以理解。然而在这之前的14年（1919至1933年）却是了解希特勒政治崛起和纳粹噩梦的关键。历史学家海恩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写道：“希特勒是如何执掌大权的？这依然是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⁵这个问题如今继续困扰着全世界。甚至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之一——汉斯·弗兰克，1946年在纽伦堡受审期间所写的忏悔回忆录中称，希特勒向权力的攀爬是“神秘莫测的升迁”过程。⁶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着要破解这个神秘的过程。一个失学的前陆军二等兵，只是嗓音生动、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异常坚定地相信自己就是德国救世主，后来如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领导数百万人的领袖呢？那位头脑敏捷，对历史和命运似乎胸有成竹、声音洪亮的小个子，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数百万人人为之倾倒呢？1923年，希特勒由于好大喜功，自以为是，远离了政坛。后来他在监狱牢房里又是如何脱胎换骨，最终平步青云，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呢？为了得到答案，我们将再次转动历史的魔方去寻找蛛丝马迹。

希特勒14年的奋斗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学徒”时期，即1919至1923年。当时这位新近自我发现的政治家正在适应环境，学习论战本领，文武并用，通过煽动性演说和暴力革命获取权力。希特勒

曾经说过：“从1919年至1923年，除了革命，我什么都没有想。”⁷

第二个时期是1925年至1933年，通常被称为“战斗”岁月。这一时期起点的标志是：希特勒在当年暴动失败的同一年啤酒馆里重建了纳粹党。经过八年的激烈政治斗争，1933年，希特勒终于在柏林出任德国总理。

在两个奋斗发展时期之间便是1924年，也就是希特勒在监狱服刑的那一年。尽管这一年具有明显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纳粹历史上记录最少、最不为外界了解的一年。这一年也是希特勒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将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联系在一起。1924年发生的一切，改变了希特勒的关注重点，坚定了他的信仰，为他跨越似乎是难以逾越的失败障碍，并扬眉吐气地东山再起做好了准备。这一时期正是本书的研究内容。

要想搞清楚希特勒在监狱中的彻底转变，必须先了解使他入狱的那场暴动。要想了解那场暴动，就应该先看一看1923年前10个月，巴伐利亚州失控的狂热政治局面。了解了那时的巴伐利亚政治局面，就等于拉开了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奇异政治嘉年华的帷幕。

正是这些因素，为造就希特勒的那一年创造了必要条件。

目录

第一章

发现使命 / 1

第二章

特权集团 / 21

第三章

不断增加的压力 / 35

第四章

炎热的秋季 / 49

第五章

啤酒馆暴动 / 67

第六章

跌入低谷 / 91

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 / 119

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 / 139

第九章

重新安排世界格局 / 177

第十章

狱中老板 / 191

第十一章

圣经 / 207

第十二章

第二次机会 / 233

第十三章

东山再起 / 247

后记

尘埃落定 / 253

致谢 / 267

出版后记 / 271

注释 / 273

参考文献 / 293

第一章

发现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希特勒。”

——伊恩·克肖爵士，1998¹

几个月来，慕尼黑谣言四起，疯传又要发生一次武装暴动。1923年秋季，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拥挤不堪的啤酒馆里和树木葱茏的室外咖啡馆，人们经常听到一个魔咒般的单词：losschlagen。² 这个单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进攻”、“打击”、“听任……发展蔓延”。每个人都想知道，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进攻行动。另外，巴伐利亚州的几股鼎足势力——由文官武将组成的执政三巨头这样一个奇特的领导班底——又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进攻行动呢？必须有人出手发难。希特勒希望向“罪恶巢穴”——柏林进军，推翻魏玛共和国政府。巴伐利亚议会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威廉·霍格纳回忆说，当时在大多数巴伐利亚人看来，希特勒的上述想法确实不错。他写道，在动荡不定的年代，可能会发生武装暴动已经成为巴伐利亚首府民众的一个“坚定信念”。³ 希特勒指出：“人们从房顶上发出呐喊，支持武装暴动。”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年里，德国经历着国家巨变，社会动乱，整体时局每况愈下。战争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历史悠久的君主制纷纷倒台。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起，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千疮百孔。根据新的独立主权国家要求，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被重新划分，人口也发生变动、迁移。德国丧失了海外领地，被从大规模殖民

活动中排挤出去。在俄罗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夺取了国家政权。魏玛共和国——那是德国首次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一次尝试——一直根基不稳，更换了7个首相，经历了9届政府内阁。⁵拥有400年悠久历史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政体在战后1918年，突然被从未经过检验的议会制所取代。此举并未得到右翼民族主义者、军方大多数官兵以及各部分政治精英的完全支持。就连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总统也一直态度矛盾。这位社会民主党领袖曾希望在1918年11月恺撒·威廉二世退位后实行英国式君主立宪制，他反对共和国在政府最高统治职位上安插一个没有统一作用的世袭人物。“你根本没有权力宣告成立共和国”，他曾经对菲利普·谢德曼怒吼道。后面这位政治家在1918年11月9日那天从德国议会大厦的一扇窗户里宣告成立共和国。⁶

20世纪20年代初期，急剧崩溃的经济形势迫使一些社会群体渴望铁腕人物回归，甚至渴望恢复君主制。1923年是德国自1918年在一战中惨败后最艰难的一年。国内恶性通货膨胀已达到1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的惊人程度。⁷一条面包售价2000亿马克，一只鸡蛋售价800亿马克。一张剧场入场券，有时用钱买不到，必须用两只鸡蛋去换。更糟糕的是，人们的银行存款全部打了水漂。农民在大丰收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按着第二天就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食品短缺引发了骚乱。面对着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形势，德国政府只是一味地印制更多的钞票，有时人们得用手推车载着大量钞票去购物。

势不两立的激烈政治纷争使德国国内四分五裂。左翼极端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右翼极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一些种族主义派别）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中间还夹杂着无数其他派别组织。1920年，由瓦尔

特·冯·吕特维茨和沃尔夫冈·卡普领导的一次政变（后称为“卡普政变”）占领了柏林四天，赶在政府垮台之前将其从城中驱逐出去。那时政治暴力猖獗，敌对势力早在1919年就杀害了共产党领导人（当时被称为斯巴达克斯党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1919年至1922年之间，右翼团体总共实施政治谋杀达350次，进一步加剧了魏玛共和国初期那种“对暴力表现出的道义冷漠”的社会氛围。⁸有个被称为“执政官组织”的右翼恐怖分子小集团，杀害了签署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的德国政治家马提亚·艾尔兹贝格，以及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后者是犹太人。

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甚明朗，这也加重了国内的不满情绪。根据1919签订的《凡尔赛条约》，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上西里西亚地区划归波兰。为此，大部分德国人怨气冲天。再者，自1918年起莱茵兰地区主要由法国军队占领，随后不久，法国军队又占领了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地区。这进一步激怒了德国人。1923年1月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六个整编师⁹（其中包括一些来自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塞内加尔士兵）占领了生产烟炭和钢铁的鲁尔地区，包括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埃森等重要城市。这次入侵是对德国未能支付战后赔款的正式报复行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法国总理当时主要是寻找一个方便的借口，力图沿德国西部同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接壤地区划出一个缓冲区，同时又能进入德国煤田。这种带有侵略性质的重新划分疆土的举动遭到英国反对。由于大部分拖欠的战争赔款要以烟炭和实木电线杆等实物形式支付，所以有位英国政治家抱怨说：“自特洛伊木马时代以来，对木材的使用没有比这更耗损的了。”¹⁰

动乱不安的形势促成了适合开展革命、暴动和暴力活动的社会氛围。

柏林政府号召对法国入侵者进行消极抵抗。工人们举行了罢工。有些德国人开展积极抵抗和破坏活动。一些人遭到逮捕、审判，最后被法国行刑队处决。有位名叫艾伯特·里奥·施拉格特的右翼人士，在从事破坏活动被逮捕后遭到枪决，成为国家烈士和纳粹英雄。德国人举行政治反抗虽然感觉良好，但是却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非常重要的工业生产几乎全部停滞，失业局面已经失控。为了弥补薪金和福利方面的损失，德国政府采取了增加货币印制发行量的措施，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柏林、汉堡、科隆和其他城市爆发了绝食抗议活动，迫使德国警察和军队向饥肠辘辘的德国人开枪镇压。

一战结束后，德国很快遣散了大批军队，致使劳动力市场上又涌进500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没有工作机会。但是他们全都在一项技能上受过训练，那就是对敌作战。他们有很多的作战理由。人们认为，由于受到无法控制的离心力的驱使，他们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均受到威胁。魏玛共和国的“正常状态就是危机”，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这样写道。¹¹ 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唯一战争罪责”条款使德国人蒙受耻辱，让他们背负着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灭顶之灾的125亿美元巨额战争赔款。即便是“黄金二十年”（主要在柏林呈现出的先锋文化兴盛时期）初期，在德国许多地方，尤其在巴伐利亚，也被视为首都堕落颓废、四分五裂的证据。

对上述问题争辩最为激烈的地方就是在巴伐利亚。作为希特勒纳粹党的老巢以及其他许多持有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党派团体发祥地，巴伐利亚州是德国联邦中难以驾驭的变节者，他们不断提出特殊要求，拒绝接受国家裁决，扬言要分裂或部分分裂出去，独立发行货币，建立邮局和铁路网。巴伐利亚是仅次于普鲁士的第二大州，是魏玛共和国的眼中

钉，德国的暴动之都。虽然巴伐利亚自称“自由州”，但是1918年以后却经历了起义动乱的时局。那一年由一位胡子蓬乱，名叫库尔特·艾斯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左翼示威游行，一夜之间就把巴伐利亚国的统治者赶出了王宫。艾斯纳在三个月之内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失败后，被杀害在慕尼黑的一条人行道上。大混乱局面接踵而至。使慕尼黑中产阶级感到惊恐的是，一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掌握政权居然可达三个星期，只是后来被从巴伐利亚外面派来的右翼自由军部队采取暴力行动瓦解推翻。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较量。

从那以后，巴伐利亚铁了心地倒向右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潜在的革命者，比如希特勒及其反民主的纳粹党徒。那些革命者同时也持有反革命立场；他们拒绝承认1918年11月那场共和革命的合法性。“如果我作为一个革命者站在这里”，希特勒后来经常这样说，“我也会反对革命，反对（政治）犯罪。”希特勒与许多激进右翼人士将1918年的革命者称为“十一月犯罪分子”。¹²前线兄弟会（Frontgemeinschaft）中那些恼火的兄弟们（他们曾经在一战战壕里长期作战）认为，正是柏林市民在他们背后捅刀。“战场上永不言败”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的一位大英雄，一战著名战略家埃里希·鲁登道夫也从柏林搬迁到巴伐利亚，参加了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政治活动。巴伐利亚甚至庇护过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此人是被柏林政府通缉的“卡普政变”领导者。由于柏林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保守的巴伐利亚人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占有优势地位，慕尼黑也就成为支持德国、仇恨犹太人的各个种族主义运动派别流连忘返的地方。1920年推行强硬路线的保守派新政府宣布巴伐利亚将成为“秩序的堡垒”，成为和平体面的独特宜居之地。在左派运动席卷德国其余地方的困境中，这对于